



可以触摸的时间

◆ 唐文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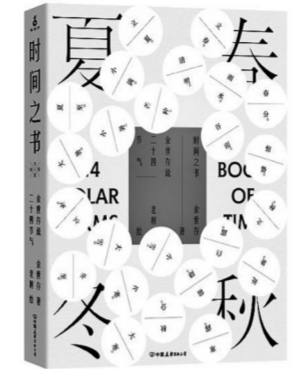
能由传统和内心需求来定准了。二十四节气可能是中国人的“存在与时间”。关于时序的观念,尽管是实在的心理存在,潜移默化至今,实实在在作用,而又万物无声,可能是静待自己的观察揭示。

余先生的《时间之书》洞悉机先,为今后回望古典的关怀开出一剂新方。立足当代,穿透现代、探问古代,不管是大数据,还是小数据,不管世事是否吻合“盘旋上升”的大模型,“回归”永远是一种有效的省察方法。同时放开胸怀重新考虑那些先人为主的现代化看法,转而探寻传统文化。文化历史到底是什么形状,还未可知,因此我们还要谦虚得像盲人,继续去触摸、感知、赏味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时间之书》的古典关怀,不只在二十四节气的内容关注,还在于形式格调的落实。目录依节气序列排开,依次撰文。每一节气,画家老树供图画一幅,小诗一首。诗多是六言,清新耐嚼,余味无穷。全书线装,纸质古朴。拿在手里生涩扯坏,这也是读精致仿旧书常见问题。不过,前后两封面竟很结实,书脊线扎也牢靠,很感省心贴心。旧时匠人心,从前慢,不就体现在细物小事的专注中吗?

然而一旦读到《时间之书》,这种工巧之迹就茫然不见了。我私付,有两点缘由。一则节气本有序,平平列出,刚好成一目录,无须雕琢,如此恰使巧工无着力之处;二则全书从内质到包装全然呼之欲出一种有关时间上“回归”的触摸欲,这或许也是余世存先生自己的心境转向吧。基于此,《时间之书》也可以被评论家视为余先生的转型之作。

有一语,我看最像是余先生之于二十四节气的写作心迹:“后来逐渐明白时空意义,经历了对历史叙事、审美叙事乃至善的叙事的温习。”其平实可触如此矣。



《时间之书: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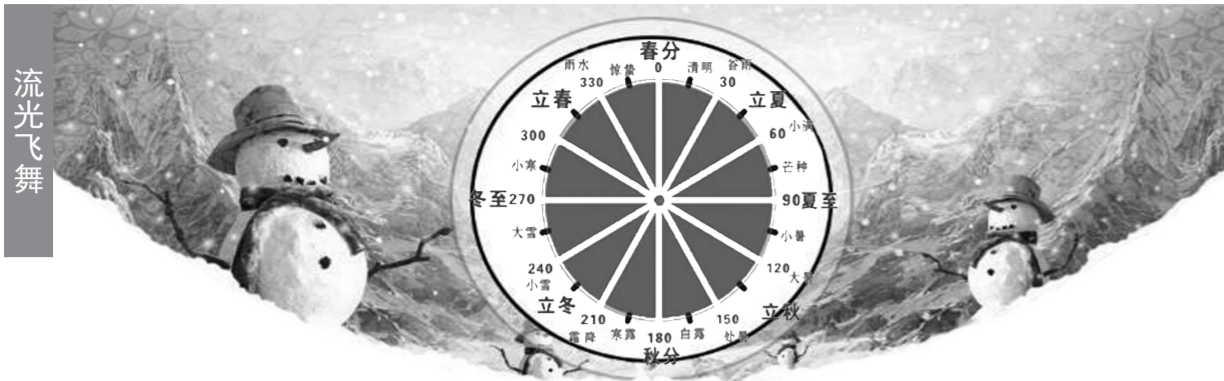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余世存
出版社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时间:2017年1月

时间是什么?对这永恒的问题,最为温情的作答,莫过于旧历中的节气。今人大多走向城市、脱离农耕,二十四节气的农时指向和乡村生活写照亦渐消沉,其与当代现实生活的接榫就此失准。直入时光深处,叩问节气历史背后的古典精神,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可以期许的情致。而那正是许多声称空虚、缺乏信仰的当代人苦苦追寻的秘密。

余世存先生的《时间之书》,便要透过“二十四节气”这一曾经人人知晓、而今日渐失传的密码,推开岁月与文化之门,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蔚然可观的时序图景。

先民对时间的抚弄掌握能达几何?公元前104年,中国人编制出《太初历》,以365.25016日为1回归年,1朔望月等于29.53086日。这是惊人的精确度。后来的“三统历”把时间单位拉长,又立5120元即3639040年的大周期,起首叫做太初上元,汉武帝太初元年距太初上元的积年之差为143127岁,在时间大周期中已过了31个元。这是千万年的广阔。

当余先生在书中这样讲述,我不由逐字咀嚼“上元”、“朔望”、“太初”,把每一个数字与过往经历作比对。感到了时间的温度,也许还有厚度、广度。这种微妙



叩响传统敬畏

诗人木心说,从前的日色变得慢。车,马,邮件都慢(诗歌《从前慢》)。而现代化的过程,似乎是压缩时间和空间的过程。空调抹去了人们对四季的体验,大棚篡改了农作物生长的密码,冷冻技术打破了食物的地域限制。于是,传统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“节气与饮食”的传统,早已在国人的高速生活中渐行渐远,沦为了美学的注脚和记忆中的一抹云烟。

如果失去文化习俗,中国人还剩什么?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张其成曾言:“几百年后,当人类文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,技术可以完全控制气候,我们就像是生活在胶囊中一样四季如春,而我们吃的食物会完全按照营养需求比例配置。那时的中国在立春意识到要吃春饼,在除夕吃饺子的时候,习俗就变成了人类关于自身文化连续性与情感性的联系。然而,如果把这些连续性剪断,人类将变成多么无趣的生

物。感受不到春夏秋冬,每天吃着一样的按照营养需求配置的食物。传统习俗的存续,对于人们而言,意义深远。”

因此,我国申报的“二十四节气—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”,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,才显得意义非凡。远古的先祖日观星月,笔录时间。他们按照天文、物候、气象将一个太阳年进行周划分,据此安排农业生产生活。24节气包括: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、冬至、小寒、大寒,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传承至今的一套时间认知体系,它在国际气象界也被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。

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,国人在喜悦之时,也被唤醒了日渐丢失的传统知识。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彭

牧认为,二十四节气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、世界观和生命观,不仅是人对于自然宇宙的观察与体认的结果,更是人作为自然与文化共同的生产物,在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中对生命节律的深刻洞察。在现代条件下,重新认识节气智慧,焕发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新意义和新生命,能安顿现代人的“文化乡愁”,普及华夏民族的文化价值认同,重拾文化归属感。同时,二十四节气也依然提醒着人们,人类最终逃不出自然的时间秩序,违背这些客观规律,就会带来灾难。

二十四节气,是一种不断再生的文化资产,也是我们生活中天道与人道互相感应的周而复始、循环不绝、永葆生机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。

史话漫谈

重温节气的气息

◆ 张茹华

冬至,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定义的节气。3000多年前的周代,周公用木圭法测得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,以这天作为新岁之首,这就是冬至。那个时候,冬至的重要性相当于现在的春节。

冬至日,太阳南移到极点,白天最短,夜晚最长,是一年之中阴气最重,过了冬至,阳气便一日强于一日。杜甫有诗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”。

只是,此时阳气尚弱,需要呵护,因此古时冬至要关闭城门、关闭市场、停息战事、禁止喧闹。冬至夜,则是一年中最安静的长夜。

故宫建筑处处暗藏玄机,太和殿的设计也巧妙地呼应了冬至这个特殊的日子:冬至日照最为低斜,日光能深入太和殿内,通过地上金砖反射,一年中唯一一次照亮正中的“建极绥猷”匾。

冬至日,中国北方普遍要吃饺子,有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之说。其实,这两句还真不是信口拈来,而是有其历史典故。传说东汉医圣张仲景,有一年寒冬时节,回到家乡南阳,看到很多百姓由于天寒地冻,耳朵都冻烂了,痛苦不已。医圣怜惜家乡百姓,便搭棚为医馆,来治疗这些百姓。

对于耳朵的冻伤,张仲景开出的药方是“祛寒娇耳汤”,将羊肉、辣椒等一些热性食材、药材在锅里煮熬,煮好后再将其切碎,用面包皮包成耳朵状的“娇耳”,下锅煮熟后分给众人食用。人们连“娇耳”带汤

牛羊(牺牲)不使用孕育的母兽,不得伐木,不得倾覆鸟窝,即使是幼小的昆虫也勿伤害。

对于春天的呵护,还曾影响了大清朝的立储之争。当年道光帝曾在四子奕訢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。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訢之上,按理是继承帝位的最佳人选。而奕訢却有个好老师杜受田,他深知奕訢各方面都比不上奕訢,便另辟蹊径为奕訢制定策略,以仁爱之心取悦于道光帝。一日,道光帝率诸皇子春猎,奕訢故意一箭不发,道光帝问原因,奕訢对曰:“时方春,鸟

兽孕育,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”道光帝闻此言大悦,曰:“此真帝者之言。”立储的天平便倾向了奕訢,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。

作为冬尽春来的标志,立春时节也有诸多风俗:立春时节的东郊,是迎接春神句芒的地方;吃春饼,也是常见的习俗;立春“打春牛,劝春耕”的活动,历史非常悠久。人们鞭打泥塑的春牛,打碎后,争相取走打碎的土,农民更是将其撒在田地里,寓意着春耕顺利,丰收有望。这几年北京正慢慢复兴这一习俗,立春日,您不妨前往古观象台一探究竟。



节气知识

丁酉鸡年为什么有两个立春?

2月3日晚23时34分,迎来了农历鸡年第一个节气“立春”。这是冬的结束,春的起始。然而,今年非比寻常,将会出现我国传统历法中的“一年两头春”现象,即在农历的一年中有两个立春日。这是为什么?原来,从2017年1月28日开始到2018年2月15日,为农历的丁酉年,俗称“鸡年”,长达384天。由于立春日通常在每年的2月4日前后,因此,“鸡年”包含了两个立春日,即正月初七立春(2017年2月3日)和腊月十九再次立春(2018年2月4日)。

春分的鸡蛋为何容易竖起来?

每年春分,各地民间流行玩一种“竖蛋游戏”。而这一中国习俗也早已传到国外,成为“世界游戏”。竖蛋玩法简单,选择一个光滑匀称、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,小心翼翼地将其竖在桌上。虽然失败者众多,但成功者也不少。春分成为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,素有“春分到,蛋儿俏”的说法。春分为什么容易把鸡蛋竖起来?尚无统一说法。有一种说法是:春分时,南北半球昼夜时长相同,地球地轴倾斜的角度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,处于一种力的相对平衡状态,有利于竖蛋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春分是春季中间,温度适宜,花红柳绿。古语道: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此时,人心舒畅,思维敏捷,动作利索,易于竖蛋成功。

节气诗歌

◆ 郭纹铭

春分
草长莺飞到仲春, 暑寒昼夜已平分。
江南柳摆桃花汛, 塞上风催牧笛音。
麦苗甘霖织绿野, 兰含玉露沁良辰。
绕梁双燕啼情语, 故里陈宅已更新。

惊蛰
雷鸣断续蛰虫惊, 万物开苏暖气生。
二月和风挥燕剪, 九州细雨润华英。
高天劲舞归雁雁, 大地匆忙种树丁。
满目更新兴复业, 一年大有启春耕。

雨水
春生瑞气紫云飞, 草木萌生嫩蕾薇。
塞北轻霜风漫漫, 江南细雨雨霏霏。
油花弄玉金潮起, 冬麦抽丝翡翠微。
润物东君传暖意, 人谋稼穡雁忙归。

远去的年

◆ 李景平

青梅煮酒

过了多少个年,但我唯独记忆着的,是童年的年。而今,许多人都说,这年,越过越没意思了。那么,我记忆中童年的年,有什么意思呢?

童年的年,是在乡村里过的。在那里,进了腊月,就有了过年的意思。腊月里的年味,似乎是我多少年都不曾淡忘的,且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年味。那时候,爷爷和姑姑们将两轮炭火烧起来做年品,那个过程,红红火火,热烈而馨香。

做豆腐是爷爷的绝活。将黄黄的豆子磨成乳黄的豆泥,煮成乳白的豆浆,点成雪白的豆腐。豆腐哗啦啦浸入豆腐包里,包着包着,然后慢慢展开,一方白白嫩嫩的豆腐露出脸来。顿时,满院弥散了豆腐的香味。

撒枣糕,爷爷和姑姑都会做。把金色的黄米面和玉米面搅拌在一起,然后将一只大甑蹲在火上,蒸气起来了,撒一层金黄,铺一层红枣;

蒸气又起来了,再撒一层金黄,铺一层红枣。蒸糕撒撒直至甑满。金红金红的枣,就像无数双眼睛,看着你。饽饽头则是姑姑们的手艺了。洁白的面粉在姑姑们的手里和着,变成了圆圆的面团,又变成了胖胖的馒头花糕,姑姑们将热腾腾馒头花糕摆在金黄的算子上,点上红点儿,浑圆闪亮的白,热气喷散的香,倏然间消解了你压着的急不可耐的等待。

童年的兴趣似乎不外一种馋涎的躁动。而今想起,爷爷姑姑们将年景的收成做成成年节美食的过程,实际具有一种庄稼人神圣的仪式感。我那时虽然无意于这种仪式感,但其实已经浸入在这种仪式里了。

年节的氛围,无疑是我印象最深的,也颇具玄冥色彩。往往是在贴春联、剥饺馅的序曲里,人们正式进入年的仪式,虔诚恭敬,神秘而喜悦。除夕的傍晚,祭神祖,是这神秘最浓的时候。在“天高悬万星,地厚

载万物”的天地爷、土地爷神龛前祭拜之后,神祖挂起来了,等于把祖宗爷接了回来。上供、点蜡、烧香,摆上馒头花糕,点燃老酒,焚烧纸钱,在明明暗暗的烛光里磕头作揖,那光影,幽幽昏昏的。就在这时,孩童拿出早早准备好的鞭炮,零星地点燃几颗。说是熬到半夜才放的,但总是熬着熬着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,夜空里已经噼噼啪啪炸开了锅。赶紧一骨碌爬起来,冲出去,点燃自己的爆竹,融入漫天的乱响。

然后,就要拜年,磕年头了。于孩童而言,磕头是最具诱惑的。因为可以接到压岁钱买鞭炮,买了鞭炮等于延长了年。在祖宗爷前磕个头,喊一声爷爷奶奶,长辈便就从兜里掏出毛票,那寄托了祝福的压岁钱,便成为了孩童手掌上满满的喜悦。

这样的仪式,在我,当然仅仅是一种游乐的迷醉了。仪式里,际际之间的伦理与天人之间的道理,农人们

敬畏天地、敬重祖宗、慈爱后代的情愫,是我在这种仪式已经久久远去的时候,慢慢悟出来的。然而,都已经背弃遥远了。

年节里或年节后的落雪,大年初一下大雪,正月十五雪打灯,会成为年节最宏大的仪式。几乎是举村出动,是人与天地的一次大拜年。那情那景,热热闹闹,壮观而辉煌。

年节的雪景,总是由扫雪开始的。人们冷不防打开门,哦,落雪了!看着厚厚覆盖的雪,似乎雪的梦还没醒,便拿了笤帚轻轻地扫,左一撒右一擦,扫着人字,劈开道路,直扫到与邻居碰面,脸晒着热气,眉眼笑笑的:这年好啊,老天爷给咱下白面了!然后,就登上了窑顶,将窑顶上的雪哗哗清掉。我们村庄的屋脊,是那种炉渣打造的顶子,雪化结冰,会将窑顶冻酥。所以家家户户登高扫雪,成为雪年的风景。雪扫过了,家家窑顶都站了許多人,远远近

近朗笑着,说:瑞雪兆丰年啊!人们就在年雪天地堆雪人、打雪仗,大人变成个小孩,小孩变成“雪人”。等想起年夜饭而温暖归去的时候,那些雪人,就成了红红年节里的守护。雪年的天地,一个深藏在群山皱褶里的村庄,就这样成为铺天盖地皑皑晶莹里的一个新鲜的世界。

那样的世界,那将年节的仪式、神秘、敬畏和伦理融合在家道与天地之间的年,我们度过它的时候,曾无以察觉无以意识。然而,多少年后,回味起来,总感觉到,你是深深地融化在那种年的内涵里了。

想想,若天只有雾霏而没有鞭炮,没有了雪花也没有了漫润,年,意思何在呢?

童年,那种年节的仪式感,已将你潜藏在人伦天道的亲和里了,自觉不自觉地,你都生长于根祖。

于是,无论过多少个年,你似乎总沉落在孩童时代的年节里。